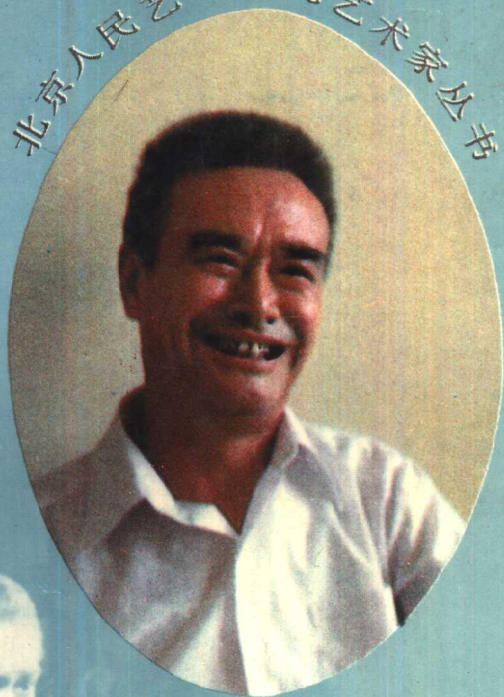


王育生 编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艺术家丛书



童超

曹禺 題



10(1)
143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艺术家丛书

童超

曹禺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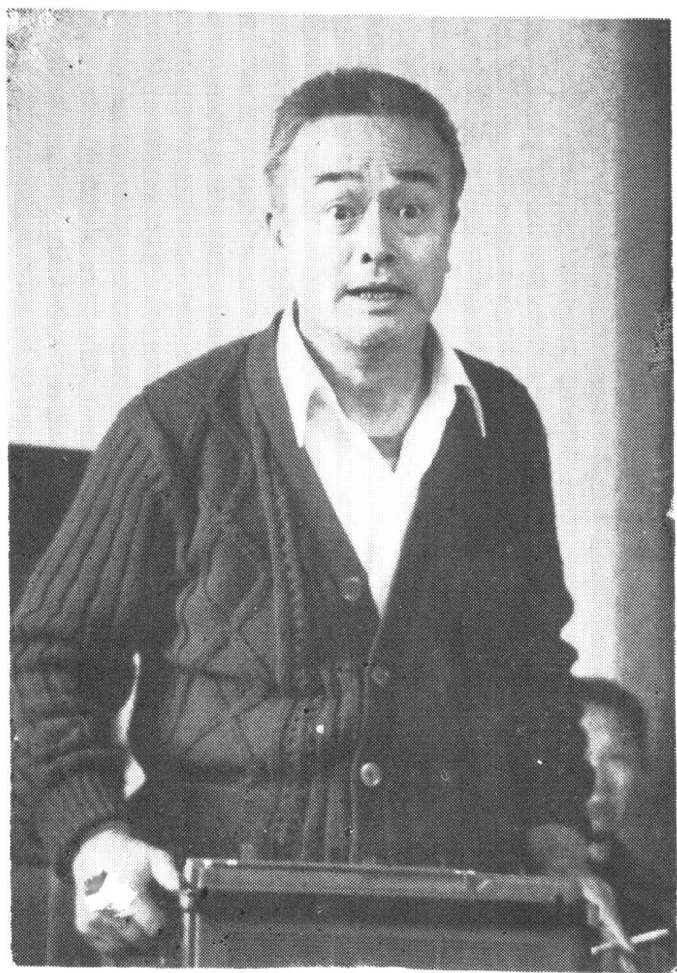
王育生 编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7/11

内 容 提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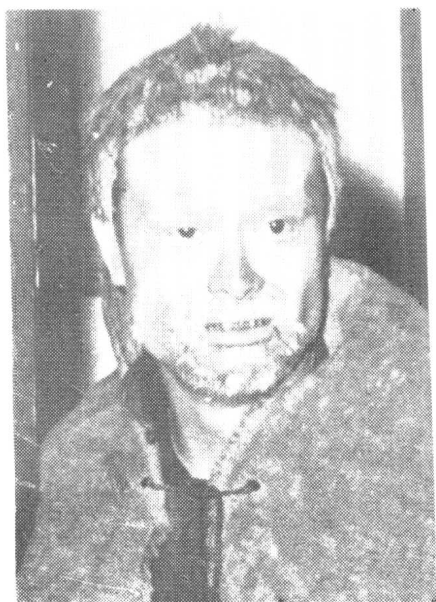
童超是北京人艺卓有成就的表演艺术家之一，在话剧舞台上，他曾先后成功地塑造了刘振声(《名优之死》)、二强子(《骆驼祥子》)、庞太监(《茶馆》)、左贤王(《蔡文姬》)等一系列人物形象。这些人物，类型既相距很远，性格亦迥不相侔，童超演来，却能各具棱角，别有生气。本书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童超的人生经历和舞台实践经验，对他的舞台艺术成就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探讨，分析了他演出风格形成的原因，揭示了他成功的奥秘。全书多据第一手材料写成，资料详实可靠，文笔亦流畅可读。



童超生活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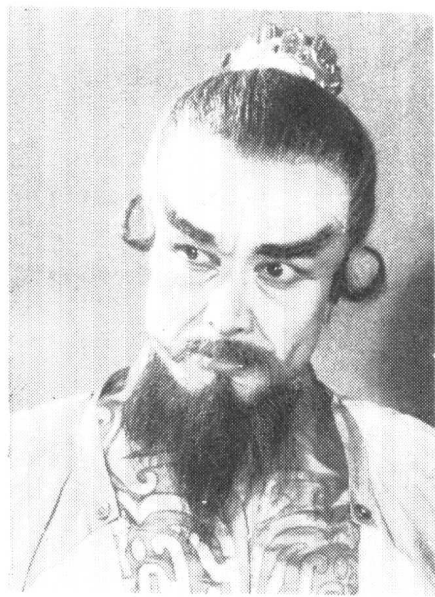
▲《名优之死》中饰刘振声



《骆驼祥子》中饰二强子



《茶馆》中饰庞太监



《胆剑篇》中饰吴王夫差



《关汉卿》中饰王和卿



《蔡文姬》中饰左贤王

序

于是之

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40周年的日子里，出版了这本书，我为童超高兴。他的生平、他对艺术的执著的求索和因此而结出的累累硕果，应当让更多的人知道，让人们看看，一位有成就的表演艺术家是怎样忠诚他的事业的。

40年来，童超和我一直在一起，从小青年到进入老年。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是在“北京人艺”长大的，因此相知也深。

我喜欢童超的激情，演戏时精力充沛，做其他工作也不含糊，就像《水浒》中那位从不吝惜力气的“拼命三郎”。有时他也爱发脾气，劝一劝，又十分懊悔地责备自己。无论使性或自责，他都充满了真挚的感情。这样的性格，对于做演员的人，至少，不能算是缺点。我以为对生活淡漠的人，是做不成演员的。

对业务问题极端认真，在我们这一代人里是共同的。童超业务上苦闷过，我也苦闷过，苦闷得几乎要改行。和“苦闷”相对的词，那时叫“突破”。奔这个“突破”就好像是寻觅神话里的那把金钥匙。一旦有所“突破”，便大欢喜。童超是找到那把金钥匙的人——认真地“回炉”，学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同时努力体会话剧表演民族化的问题，他突破

了，以后的表演接连获得成功，以致形成了他的表演特色。在焦菊隐先生建立话剧的中国学派的事业中，童超是一位成功的实践者。

童超好读书。这就不多说了，只说一句，好演员没有不读书的，童超可证。

这只是一篇引子，好文章在书里边，请读者翻阅。

· 传 略 ·

一代名优

——童超艺传

王育生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群星荟萃。

当人们以景慕的心情仰望这片艺术星云时，决不会忽略了童超。这颗星，是那么耀眼夺目。

不幸的是，1978年童超52岁时就得了脑血管疾患，曾多次中风，病魔的缠绕使他过早地离开了舞台；但是，在近半个世纪的艺术生涯中，童超矢志不渝地献身话剧事业，先后在近50部戏中扮演过角色，成功地创造了《民主青年进行曲》中的贺百里，《名优之死》中的刘振声，《骆驼祥子》中的二强子，《茶馆》中的庞太监，《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蔡文姬》中的左贤王，《关汉卿》中的王和卿等一系列熠熠生辉的动人的艺术形象。在长期艰苦的舞台实践中，童超形成了突出的艺术个性，表演具有独特的魅力，他所创造的一个个鲜明生动的舞台艺术形象，已深深铭刻在了观众的心上，他的名字，也理所当然地被载入新中国话剧史册之中。一个视艺术如生命、倾毕生心血于舞台的演员，能够有这么多作品被人们啧啧称道、衷心倾倒、久久怀念，应该说，童超又是非常幸福的。

童超上几代家人当中，没有一个是从事文艺工作的。童超自己，解放前也是个戴“方帽子”的土木工程学士，正牌大学毕业生。究竟是何种机缘把他引进了缪斯的殿堂？是命运之神的无心拨弄，还是他自己的倾心追求？

让我们把时光倒转，沿着历史车轮的辙痕，去拣拾他走过的那一串串脚印……

少年篇

喜诞麟子

童超原名朱桐超，1925年生于天津北门里的一所豪华气派的大宅院里。

朱家原是天津东大街火神庙后朱、杨、纪、罗四大姓之一。住在别的地方的人开玩笑，说这里是一群猪（朱）、一群羊（杨）、挤挤（纪）搂搂（罗）。朱家人自己却说，他们是当年燕王扫北时留下的一支。无史可稽的高贵门楣当不得饭吃。童超的祖父的祖父在天津确实曾经开过“朱广顺酱园”，还算得上是个大买卖，可清朝末年，到了童超曾祖父时家业已经完全败落了，曾祖父终日提篮小卖，祖父辈兄弟四人，都沦落为靠卖苦力为生的杂工。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这家人苦挣苦扎了若干年后，状况又发生了分化。

童超大祖父先在关里关外跑单帮，小打小闹地也贩点烟土。有了俩钱以后，他开办了一家铁厂，做炉子生意，后来

去闯上海滩，定居闸北，成了资本家。童超的祖父排行第二。他先是在天津美国兵营门口做小买卖，无非贩点花生、瓜子、香烟之类的东西。后来，辗转经人介绍，到美商公懋洋行打杂儿，虽然中国字识不到半斗，可学会了几句“洋泾浜”英文，这之后便开始替这家洋行当推销员（天津称商业上的这种中间人为“跑合的”），靠卖“道济”牌汽车和零件为生，每成交一笔买卖，可得若干佣金和回扣。经济境况算不得殷实富裕，尚可保全家衣食无虞，勉强小康而已。三祖父发迹最早，也败落最快。他先在一家德国洋行当经理，阔过一阵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作为战败国，在华势力范围被其它列强所取代，三祖父也随之失去了饭碗，落魄潦倒到有上顿没下顿地在亲戚家里混饭吃。大起大落的经历，使他看破“红尘”，皈依佛门，当了居士。老哥四个里头，以年纪最小的老四混得最好。尽管他小时衣不蔽体，连双囫圇鞋都穿不上，得了个“破鞋朱四”的绰号，可后来居然被人赏识，当了一任天津海关税务司司长。这个“肥缺”使他平步青云，发了大财。天津北门里四进深的那所大宅院，就是四祖父发迹后置办下的产业。童超依稀记得他几岁的时候，每逢过年，四祖父屋里炕上总摆着一溜溜的元宝。四祖父还一口气娶了三房姨太太。第三个姨太太是唱大鼓的艺人，有几分姿色，但婚后终日郁郁寡欢，生了一儿一女后便忧闷而死。童超后来演《名优之死》，在排戏准备角色时，脑际不时闪现这位三姨奶奶的音容面影，自幼对艺人悲苦命运的同情，对他演好刘振声这个角色起了一定的作用。不过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童超在北门里没住几年。那年月不太平，军阀混战、兵匪蜂起，一遇灾乱老百姓就得“跑反”，住在华界大宅门里的阔家主儿们更是提心吊胆，感到不安全。童超四祖父于是卖掉北门里的房子，举家搬到租界上去住了。

童超的爷爷另有见地。他认为自己家底不厚，孩子们慢慢地都要长大起来，像自己这样的人家，还是找个普普通通的地方安家，住着更自在安宁。1929年童超3岁时，他领着一家人离开这位阔亲戚，搬到了天津河东区老地道外。这个决定同时也是童超奶奶的主张，因为，老地道外本是她娘家世代祖居的地方。

天津河东地道外，是个地道的贫民区。在这里住着的，五行八作干什么的都有，就是很少有钱的人家。那时，这里不少地方还残存着烧过砖的废窑和由于长年取土形成的大大小小的窑坑，地名大都是某某庄子、某某洼之类，有点商号买卖，也多是小摊小贩小字号，有点类似北京天桥、天津三不管、鸟市一类地方，是劳动人民聚居的下处，统治阶级当时往往把这些地方称为“匪区”。童超爷爷家在这个贫民区里，当时算得上是个富户了。

童超奶奶出身贫苦，全家大多是泥瓦匠、油漆匠、木匠一类的手艺人。义和团闹得红火时，奶奶家不少人参加过义和团，保卫天津，与清廷、洋人抗争，奶奶本人就当过义和团的“红灯照”。奶奶嫁到朱家后，善理家政，持家有方，与爷爷夫妻感情甚笃。遗憾的是奶奶所生独子未成年便死去，此后再未生养。旧社会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身后乏嗣，无人继承香火可是件了不起的大事。说来也怪，

爷爷从不想娶妾纳小之事。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才把三祖父的一个儿子从小过继过来，这就是童超的父亲。

可以想见，童超的出生，给这个靠过继的儿子一脉单传的家庭，带来了何等的喜悦，那真是“喜诞麟子”啊！虽然，后来童超又有了一个弟弟朱楷超（即现北京人艺演员童弟）和一个妹妹朱倩华，可按中国老理儿，还是“长房长孙”最金贵。从出生起，童超就被带在爷爷奶奶身边，百般呵护。搬到地道外以后，奶奶娘家的亲戚很快帮助他们盖起了一所紧紧衬衬的四合院小房子。可是由于婆媳不睦，童超父母很少在这里居住，而在天津东门里童超姥姥家附近另安了家。其后，童超父亲又到北京、绥远等地谋生，童超则依然被爷爷奶奶留在身边生活，被当成宝贝疙瘩宠爱。奶奶溺爱孙子的后果之一是，童超上中学前一直偏食，除炒鸡蛋和炒蚕豆外，别的什么菜都不吃。另外，奶奶当然什么活儿也不会让宝贝孙子去干。从小，童超就缺少生活自理能力，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这和他长大后性格中自信自负、脾气暴躁以及不善理家、不管家务、不修边幅的毛病，怕是不无关系。

“超儿福大命大，将来准有出息！”

爷爷常把这话挂在嘴边。这不只是长辈对后辈的心愿、祈盼和理想的寄托，爷爷说这话有他的根据。

首先，童超生日11月12日，恰与孙中山先生诞辰相合。孙中山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人物，被尊崇为国父，能和这么伟大的人物同一天生日，命还不大？其二，童超刚生下来三天天津就闹乱，童超被奶妈抱到她在郊区的家里去避难，

谁知半夜被屋里生的煤球炉子熏着了。奶妈又恶心又呕吐，闹得不亦乐乎，险些丢了性命，襁褓中的童超回得家来，却什么事没有。此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其三，算命的先生推算过，童超的生辰八字是“大海金”的贵命，主聪颖有才，一生食禄不缺。有此三端，爷爷当然言之凿凿、振振有辞了。

可是相士同时又说，这位孙少爷长大后择业，以从艺为上，如果搞了文艺，必然前途无量。爷爷唯独对算命先生说的这后半截话，疑信参半；或者说，他是不甘心、不情愿去相信。

对于孩子们将来的进身出路，奶奶有种很朴素的想法：“贱年饿不死手艺人！”只要一技在身，就能靠出卖劳动力凭本事吃饭，不管哪朝哪代，丰年歉年，像她们家那种手艺人，都既发不了财，也饿不着肚子。

爷爷对此却有更大的奢望，更深远的想法。在世面上闯荡了大半生，他有很多阅历，也有不少切肤之痛的感受。

旧社会有句俗语叫“王八、戏子、贼”，凡是唱戏的、卖艺的，统统被看成是“下九流”，学艺时，成名前，要尝尽人间罕见的苦，到头来也没有几个有好下梢。家里但凡有碗饭吃的人家，谁愿意让孩子干这一行？此其一。

其二，爷爷那年月给外国人干事混饭吃，免不了要仰人鼻息、看人眼色，想推销点货，也得四处奔波、陪尽笑脸，时常里里外外受点子窝囊气。这且不说。由于中国当时备受列强欺侮，老百姓不但对“洋鬼子”没好感，连“混洋事”、“吃洋饭”的人也被人瞧不起，就算手里有了俩钱，也在社